

N 耐人寻味
airenxunwei

被习惯改变

□李贤



一个良好的习惯,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,绝非虚言。

毕业于南方一所名牌大学的小梁,时间观念非常强,他的字典里没有“迟到”两字,凡事都走在时间的前面。

读书时期,习惯每天至少提前半个小时到学校上课。参加工作后,习惯每天至少提前半个小时到公司上班。天天如此,从不间断。

一天,部门副经理辞职了,虽然小梁的工作能力不是最强的,却成了总经理眼中最合适副经理人选,令人大跌眼镜。

面对其他员工的疑问,总经理意味深长地说:“一个自觉与时间赛跑的人,一个自觉为公司付出额外劳动的人,一定是个

积极进取的人,也是公司最需要的人!”

小梁上任后,一如既往地每天第一个到公司上班。鲶鱼效应立显,他手下的员工不敢怠慢,跟着他养成良好的时间观念,很多人也每天提前上班,工作热情越来越高,团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,业绩迈上一个新台阶,员工的收入跟着水涨船高,皆大欢喜。

一个人的良好习惯不是临时起意、刻意为之的,是长年累月养成的不可或缺的习惯性行为或思维,这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动力,人生也因此被良好习惯改变。正如作家王尔德所说的那样:“起初是我们造成习惯,后来是习惯造成我们。”

古往今来,不少成名者都在惜时或创造力上有与众不同的好习惯。

画家齐白石用“不教一日闲过”鞭策自己,为此,保持每天至少作画五幅的习惯,画技日益精进,终成大家。

作家郭沫若出门时,习惯随身带着笔和笔记本,将看到的新鲜事记录下来,为写作夯实基础,令华章迭出。

人生如战场,只有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,并坚持下去,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顺畅、越宽广。

请本版文
图作者与编辑
联系,以便奉寄
稿酬。



Y 有此一说
ouciyishuo

安静下来最好看

□马德

我是一个喜欢简单的人,也是一个习惯于简单生活的人。

不愿去打扰别人,也不愿别人打扰自己。

也就是说,极不情愿他人突兀地造访,以及,毫无预见地提某种请求。

这并不表明我拒绝别人接近,然后活到孤单。我的态度是,不做生活的加法。在我看来,一些闲事的滋生和无聊的相伴,都是做加法做出来的。

若因此,在过往而得罪了谁,希望能获谅解。当然了,若对方硬要把这理解为一种傲慢,我也没有办法。每个人都有一点精神洁癖,我渴求简单,只是希望自己是安静的。一来,安静可以让自己做成点事。二来,我认为,生命安静下来的样子,最好看。

从另一个方面讲,我还不够强大。因为真正的强大,是不怕被打扰的。譬如,那些隐于闹市中的大隐之士。这个

“大”字,其实也是精神强大,是可以不扰于外,不困于心。

人和人必然是有差别的。也不苛求他人,把自己的活法理解为低调。因为低调首先需要对方能懂,然后,还需自己有令人仰望的成就。我从来没觉得自己做成了什么,事实上也真没做成什么,所以谈不上低调,当然了,也更谈不上高傲。毕竟,人的高傲是需要资本的。

所以,最好的理解是,我是一个普通人,有着和其他普通人一样的毛病。当你是一个普通人的时候,就会很好地理解了我。当然了,若你的境界和格局远在我之上,决然不会跟我计较。道理再明白不过,因为我的器小而不值得,因为你的宽广而没必要。

最后,彻底懂得了我的,一定是良善的人。无论是真的理解了我,还是退一步原谅了我。最终,在你的精神世界,收留了这个有点洁癖的人。

一个人和一个时代

谢孔宾

□耿立编著

的艺术也在全国亮眼。高明璐《85新潮美术》一书中有:1985年11月“鲁西南群体”在山东菏泽成立,成员主要有董超、高秋安、李汉、尹秀芹、张灿、陈英和毕东凤。1986年6月后,因艺术观点分歧逐渐增大,最终导致群体解散。1987年7月,董超、高秋安、李汉组成“黑色联盟”,在菏泽实施行为艺术方案《画框系列》,作为“鲁西南群体”的闭幕式和“黑色同盟”的开幕式。

这些人,大都是菏泽师专美术系的青年老师与学生,而谢孔宾也常参与这些人来往,汲取新的艺术知识。而作为这个团体的董超,常到谢孔宾处交流。

那个时期,我也曾与董超、董磊、李汉等一起彻夜沉浸在萨特、海德格尔、胡塞尔、加缪、卡夫卡的艺术争论中,也是在那个阶段,接受了现代艺术的启蒙。

也是在那个时期,1984年的秋天,我跟随写得一手辛弃疾豪放诗词和书法俱佳的孙记灵,到了谢孔宾处。当时,我是大一



新生,听他们谈艺如开天窗,受到书法启蒙。

后一年,我与潘若雷、王士学、陈素英(陈鱼)、许素洋、霍德鑫创办菏泽师专黄河浪文学社,文学社刊物的名字就是谢孔宾题写。

也是在这个时段,菏泽师专在办公楼辟出一块地方,以李丕显、谢孔宾、曹明冉、贾祥伦四人为团体,成立“天籁书屋”,进行艺术沙龙活动。

20世纪80年代,那是一个可以称为小文艺复兴的时期,是文化热,各种新的理论,新的艺术试验,新的方法,来到这个时代,那是一个启蒙的时代。

那时候最热的书籍是李泽厚的《美的历程》,是许国璋英语,是朦胧诗,是哥德巴赫猜想的陈景润,那也是中国女排的黄金时代,也是拉美小说引进的时代,人们知道了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,知道了魔幻现实主义。也知道了凡·高,当时的凡·高的传记,也成为大家追

逐的对象。

1985年2月《中国青年》杂志在卷首语中写道:

“这是一个壮怀激烈的时代,一个创新的时代,也是一个竞争的时代。竞争,归根到底是人的竞争,人的素质的竞争。中国青年要有自信力。个人对人类来讲自然是沧海一粟,但个人所蕴含的能量又足以使他干大事、成大气候。不要小看自己,你能够自立于强者之林,你应该有信心成为最出色的人。

从这个意义上讲,我们推崇‘自信人生二百年,会当水击三千里’的青年毛泽东的气概。有一种陈腐的社会心理对中国人的束缚尤其沉重,那就是大到事业探索、小到服饰举止,都惟恐与众不同、惟恐个性鲜明。该是大

声疾呼的时候了,那种自视渺小、崇尚谦卑的传统教育早已不适应当今时代。让那些不同凡响、标新立异的前驱者成为时代的骄子吧!”

这真是一个壮怀激烈的时代。

代,大家心中有梦想,大家心中有未来,说它是中国20世纪除“新文化运动”后最光辉灿烂的时代也不为过。

我曾在《编年切片》里写过经历的20世纪80年代。在元旦晚会上,第一次看到一电大女生疯狂的迪斯科,那美妙的肢体,肢体的美妙震惊了我们来自农村的一群,回到寝室,很多人都谈起她,谈到她的屁股的扭动,那腰就如蛇?那是一个刚打开国门开放的时代。

那时在谢孔宾执教的大学里,我辗转抄写顾城与舒婷的诗,不知谁弄了一套老木编的《新诗潮诗集》,是北大未名丛书,洁白的封面,是大大的老宋体,我现代诗歌的启蒙应该是这本书。一天,我在菏泽新华书店发现了一本刊物,《文学家》的创刊号,上面是昌耀的组诗,那次我读到了他的《高车》,嵌进我的灵魂:

是什么在天地河汉之间鼓动如翼手?……

是高车。是青海的高车。我看重它们。但我之难忘情于它们,更在于它们本是英雄。而英雄是不可被遗忘的。

从地平线渐次隆起者是青海的高车。

从北斗星宫之侧悄然轧过者是青海的高车。

而从岁月间摇撼着远去者仍还是青海的高车呀。

高车的青海于我是威武的巨人。

青海的高车于我是巨人之轶诗。